

南游记 - 南半球的知用情

杨悦

我和苏光玲、邓蕙英、Tom、陈少美五人，属于北加州部分校友团，由徐锦明专车送到洛杉矶，会合南加州校友吴越珍、蔡振辉、林晚霞、黄祖瑞、张瑞爱、林美霞、潘大姐、曾少英姐妹等，加上由西雅图来的陈锦和校友夫妇、一行十几人乘搭的 Qantas 座机，4月3日午夜由洛杉矶启程，经过十三个半小时飞行，在纽西兰的奥克兰机场降落时，已是4月5日早上八点半。

前来接机的是《世外桃源之旅》旅游社，南半球湛蓝的天空，金黄色的阳光，碧波荡漾的海岸，轻风拂面、纯净得了无尘埃的空气渗人肺腑，真让人有身处世外桃源的感觉！张启枝、李婷婷的女儿张秉真特地赶来见面，这次南岛之游，全靠她劳神安排，我们非常感激。旅游车到达我们下榻的旅馆，黄镇钦、庄作东等一班纽西兰校友早在门前等候，他们灿烂的笑容，热烈的握手、热情的拥抱和亲切的问好，给我们消除了十几个小时飞行旅途的疲惫。

纽西兰校友准备了六部休闲车，分别载我们一行游车河。车子驶过奥克兰跨海大桥，经帆船之都、游艇俱乐部，过“百万大道”（大概属于富贵人家的住宅区吧？）观看玫瑰花园，战争纪念碑、战争博物馆等名胜景点。我们也在一处火山口拍照留念，这应该是好多万、或者千万年前的死火山吧，低窪的地方已长出青草。只是当时天公像是跟我们开玩笑似的，每当我们下车要拍照时，一阵阵来得快，去得也快的过云雨便簌簌而下，把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赶回车上，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中午，黄镇钦、庄作东、张盛熙、邓满棠、杨人雄、姚玉娇等校友，招呼我们在中区大酒楼饮茶。经黄镇钦介绍我才知道，席上坐的除了知用校友、知用媳妇、知用女婿外，还有好几位是知用之友耶。听他们说，主要在平日交往中大家觉得很很合得来，所以一有客人来，便呼朋唤友凑在一起，寻个热闹。之后，我们回到庄作东家里稍作休息，其他主人们则各自回家。庄作东又再次“作东”，女主人不在家，庄作东一人厨房客厅来回走动，以热茶、冷饮，水果、饼干，殷勤招待我们，并同我们话家常，叙说些过去参加知用童子军团的陈年趣事。庄作东当过导游，当然很有口才，他的话题又新鲜有趣，不时引起哄堂大笑！我虽同他初次见面，但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傍晚，庄作东太太下班回来。庄太太是祖籍山东的韩国华侨，到台湾念大学，给由越南西贡来的庄作东遇上，于是两人便成了千里良缘一线牵的男女主角，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反映在现实生活中的小说和戏剧的鲜活题材，在此，我就不多啰嗦了。

笑谈间，车子来到，接我们到荣华大酒家出席纽西兰校友们特为美国校友举办的欢迎晚宴。李姗姗、王玉珍、麦家瑞、蔡静香等几位校友，早在那里等候我们。当晚，纽西兰知用校友、校友先生、太太、校友的朋友几乎全都到齐。主客双方约四十来人，把欣喜和温馨洒满酒家后座厅堂，一股相见欢的浓郁知用情谊，令人醺醺欲醉！也许浓情先已罩住了美味吧？即便杨人雄校友不时往厨房交代厨师烧怎么怎么样的菜式，可口美味的菜肴摆在桌上，可我却几乎忘了自己曾经夹过哪道菜，吃了哪些美味佳肴？姗姗姐说，我们这里校友不多，集体活动少，平日难得见面，所以一有外地校友来纽，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在欢迎客人的同时，大家亦有机会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这真是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邓蕙英接着说，我看，什么新西兰护照、澳洲护照、美国护照，都比不上我们这本“知用护照”够力、管用哩！全场随即响起掌声，说的太传神了！我们就这么一直乐着、乐着，全然忘了时间的存在，忘了疲劳，直到酒家打烊才回到旅店。

4月6日早，我们飞到南岛的基督城，正式开始纽西兰之旅。基督城是个花园城市，有许多大的公园和私人庭园，家家户户都栽花种草，树木葱郁，枝绕藤缠，绿荫如盖，美不胜收。可惜几个月前一场7.9级地震，把老城区极具历史价值360幢中的300幢建筑物、如建于18世纪的几座教堂和多座石砌建筑物等，全给毁掉。现在，这地区早已人去楼空，往外通道已被堵住。我们的旅游车祇能绕道而行，眼下所见尽是残垣断壁，破砖败瓦、疮痍满目。教堂壁上的琉璃窗不是被震落掉的，也龟裂成多片，顶上的十字架摇摇欲坠，真教人怵目惊心！据导游说，现在，如果

用推土机把快坍塌的建筑物全部推平，重建灾区并不困难；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把那些历史古迹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这得要很高的科学技术和一笔庞大的经费，这是令纽西兰政府感到头大的问题。所以半年多过去了，震灾区还存封不动留在那里。

在基督城一处民宅区，旅游车接上由马来西亚来的母子两人，孩子在纽西兰念大学，母亲看来还年轻，他们用广州话交谈，间中也杂些马来语和英语；另一对是从北京来度蜜月的新婚夫妻，新娘子是蒙古人，讲流利的普通话，这是我头一回接触到蒙族同胞，大家黄皮肤，黑头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四人和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不存在沟通问题，所以很快便融入我们的欢乐中。

出了基督城，离开城市的喧嚣、拥挤，我们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来到南极仙翁修道的地方。头上是蔚蓝的天空，悠游的白云；地上是碧青的湖泊，辽阔的原野和一排排的白杨树，双车道的公路依着地势的起伏蜿蜒到松林茂密、云烟雾霭、峰顶白雪皑皑的群山峻岭中。车路两旁是连绵不断的牧场，间中有长达数十公里长的运河和些个湖泊。这里的牲畜全都是野外放牧，没有牛棚，没有羊圈，牧场上见不到人影，当然没有所谓“牧童遥指杏花村”这回事。纽西兰除了野猪较为凶猛外，没有豺狼，没有虎豹。每处农场起码都有千隻以上的牛羊徜徉其间，或低头吃草、或盘足卧地小憩，悠哉游哉。所以我敢打保单，纽西兰不会出现“狼来了”。

午后，旅游车经过一处草原，导游介绍说，这是轰动一时、创好莱坞最高票房记录电影“魔戒”及“最后战士”取景拍摄场地，附近居民男女老少几乎全都当上临时演员。所以直至现在，仍有不少人沾沾自喜，逢人便述说自己那段当明星的“光荣史”。

晚上，我们在一个仅有 315 位居民的蒂卡波小镇过夜。饭后到湖边去看星星，黑夜的苍穹，像是镶上数不清的钻石，一闪一闪亮晶晶，“太美，太美了！”观看的人几乎同声赞叹。怪不得巴金先生说，“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似的。”人们一般都不喜欢黑夜，但若果没有黑夜，星空又怎能展现它的璀璨，它的魅力呢？住惯了大城市，看惯了霓虹灯，现在我才领悟“满天星斗”的含义。纽西兰国旗上的四颗星象征南十字星，在南方的天空，我找到聚在一起较为耀眼的几颗星，我想这大概就是南十字星了。在北半球水手依靠北斗星来判断正北方向，而在南半球就需要找南十字星来判断正南方向了。歌曲《夜来香》唱道，“那南风吹来清凉，”其实，这里如果吹起南风的话，人们会打冷颤，得马上找毛毯，因为那是从南极刮来的寒风呀！说来有趣，这里很多东西跟我们北半球唱反调，譬如我们夏天他们冬天；判断方向，我们看北斗星，他们看南十字星；行车，我们靠右走，他们靠左走等等。

在南岛的 6 天，我们马不停蹄，日游夜宿，一晚换一家旅店。旅游车穿过 1270 米的隧道，与 3750 英尺高的库克山擦身而过。在皇后镇，我们乘搭高空缆车，鸟瞰群山包围中的瓦卡帝普湖旖旎美景。路过南岛第二大城坦尼丁时，我们步行在一条仅长 161.2 米 balduin 街，试试自己的腿力，感受一下走世界最陡最斜街道的滋味。我们还乘游览船遨游米尔福德峡湾，在甲板上仰望高 5076 英尺的麦特尔峰，它是峡湾的地标，也是世界上滨海最高的山峰之一。据说，米尔福德峡湾是由好几千万年前、巨大的冰川退缩后切割留下的深邃峡谷，后又经海水倒灌而形成今天的海湾景象。峡湾内有几处瀑布，著名的 Bowen 瀑布从将近 500 英尺高的悬崖直泻而下，非常壮观。回程时，游船特地从瀑布下经过，让游客近距离拍照，并感受一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磅礴气势。我们还乘坐包括驾驶员在内约七或八人的塑料小艇，在米帕冰河观看漂浮的冰块。浮冰块晶莹剔透，夺目耀眼，有好几块有如一幢楼那么大。据说，露在水面的部分仅是十分之一而已，实在吓人！驾驶员特地靠近，用木浆敲破冰块，传递一两块让游客感受一下，跟家里冰柜制造的冰块有何不同。在投宿小镇 Oamaru 时，黄昏，我们在一处海滩观赏世界上最小企鹅归巢。奇景来了：先登岸的几隻充当侦察员，探视周边环境是否安全，然后，后来的井然有

序地排队，一蹦一跳地各自回巢。不过，我觉得这里小企鹅的数量太少，没墨尔本附近海滩观看的那么令人兴致盎然。

最后一天，也是黄昏时分，我们乘渡轮到蒂阿纳湖西岸，跟着向导进入萤火虫岩洞，洞内有灯光照明。岩洞入口处低矮，得弯腰低头，走了一段路，前面豁然开朗，头顶的岩石略呈拱形，高约十来米，我们像走进水晶宫一样，只见泉水从一层层高低不同的岩壁倒挂下来，有处简直是个小瀑布，流水全都注入底下离我们站脚的地方约十米、深不见底类似个小湖中，溢出的流水又分别汇集到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流，哗哩哗啦地吵着争相窜出外边的大湖去。接着，我们来到一处狭窄通道，在昏暗中跟随前面的人，亦步亦趋地动脚步，然后摸索地坐上独木舟，来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岩洞中，再由几位“水手”不断向前拉着头顶的铁索行驶独木舟，（事后才知道）。我们既见不到独木舟的形状，也看不到底下的河道，只听到潺潺水声。岩壁上的萤火虫像无数的戒钻闪闪发光。听说，这些萤火虫每隻都垂放下好多根长的粘丝，萤火虫尾部发出的亮光将昆虫吸引来，触到粘丝便脱不了身，最终成为萤火虫的“盘中餐”。实在难以想象，在这末暗无天日的地方，居然还有生命的存在，而且也有弱肉强食。看到岩洞中的神奇，令我大开眼界，胜过读十年书！

4月11日，我们回到奥克兰已是晚上九点多，黄镇钦、庄作东等多位校友到旅店陪伴，离情依依。黄镇钦并将那晚欢迎宴上我们同纽西兰校友的合照分送给大家。林超泉学长和姗姗夫妇还到我的住房闲聊，两人打算接我们夫妻到他们府上过夜，好好招待一番。但我想，明天我们到墨尔本的班机中午起飞，旅客必须提早赶到机场。况且，我们行李多，他们住家离机场也不近，万一途中堵车，那可麻烦；再说，他们两位已是七老八十了，要他们摸黑起早接送，打搅他们，实在于心不忍。明知盛情难却，也只好谢谢再三，“却”了。

我们要跟纽西兰道别了。别小看纽西兰是个面积27万平方公里、人口400万小国。可听导游说，纽西兰在世界舞台上从不缺席。纽西兰农畜产品居世界第一，有全世界最大的奶品公司；发表原子结构理论而被称为“原子之父”的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是纽西兰人，以前我还一直以为是爱恩斯坦。1953年，第一位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是纽西兰人希拉里，（当然不是现在当国务卿的这个希拉里。）纽西兰公路的密度，仅排在美国、卢森堡和葡萄牙后面，比许多西方国家还先进呢！有人说，纽西兰是“人间最后一块净土”。纽西兰是个执行高福利政策的国家，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有国家福利金以及各种各样的补助金，是小孩子和老人家的天堂。纽西兰人民生活悠闲写意，生活节奏缓慢，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记得前苏联有支歌唱道：“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歌词歌曲还真打动人心，害我着迷了一阵子。但从二十年前苏联的土崩瓦解证明，这全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在纽西兰的6天旅游，我以为：有资格唱这歌的应该是纽西兰人。

4月12日下午，我们飞抵墨尔本，吴金城、李炜棠、危广开，叶月英夫妇及其姐姐、姐夫和林晚霞的女儿等人也刚由美国抵达。我和苏光玲由李伟贤和黄荣楼接到李伟贤家里；其他人则住进预先订好的酒店。晚上，我们美国校友代表团一行，会合先前抵步的林汉夫妇和王雪媚，出席墨尔本校友在“河畔龙舫酒店”举行的欢迎晚宴，受到吕长镜会长、副会长张南、徐国联及杨思源、罗德轩、郭进取夫妇、黄荣楼夫妇、李伟贤、陈贤琪、陈素贞、辛丽湘、黄裕昌等多位校友热烈款待。席上，大家尽抒校友情，频频举杯祝福，互道珍重！

在墨尔本逗留期间，我们夫妻两人受到同学郭进取、李伟贤、黄荣楼三对夫妇的热情款待。中午一小酌，晚上一大宴，还有澳洲栽种的龙眼、“鸡屎果”、释迦、火龙果等多种以前越南有名水果，给我们解馋。几乎让我的肚子没空闲过，腰围夜粗了几分，裤带快扣不上来了。不过，挺有趣的还是在郭进取家里一起喝咖啡的那个下午，我们聊天、车大炮，寻回50年代的记忆，重温那未曾褪色的旧梦！

萧锡煌，是我寄宿学校时认识的同学，他低我一班，但大家还算满熟的。我根据校刊通讯录上的电话打给他，问他记得我吗？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记得，记得！”尽管我们已分别50多年了。问了地址，他从相距一小时的车程外赶来餐馆相见，令我既高兴又感动！陪同我在一起的郭进取、李伟贤和黄荣楼三位，他也依稀记得。我想，如果没有知用这段情谊，谁理你！他比我大一岁，精神好，身体硬朗，头有点秃，看来是个福相。他的家乡在老挝百细，记得，以前同学们常叫他“寮王”，现在想起，倒有几分像哩。在匆忙中，我们重续一段“旧情”。

4月15日将近中午，我们到达雪梨机场，雪梨校友会迎宾组拉起横幅欢迎我们。晚上，雪梨知用校友会在餐馆以“布菲”招待出席“全球知用校友联欢会”全体代表。在这里，我们北加州团增强阵容，加入先前抵澳的叶燕卿、颜玉亮、颜玉真、李石英、陈金汉、程施华、吕辉雄、吴家妮、刘启康等几位校友。

主轴戏“2011全球知用校友大联欢”4月16日、17日连续两天，在雪梨美心大酒楼正式上演。来自越南、加拿大、美国南北加州，包括部分其他州和中国、台湾、纽西兰、澳洲本土墨尔本、南澳、西澳、昆士兰等地，连同主办单位“澳洲雪梨知用校友会”校友，以及多位老师在内，约500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旅居英、法、德和香港等地不克出席联欢会的校友，也纷纷发来电函，祝贺大会圆满成功。曾泽平会长代表雪梨校友会致辞，他热烈欢迎全体嘉宾，并向不辞劳苦、千里迢迢来参加盛会的各地校友，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师，表达衷心的感谢和万分的敬意！各地代表也相续致辞或送上礼金，表达谢意。联欢晚会大会司仪王杰成校友，属于“金牌司仪”人物，能言善道，妙语连珠，风趣而不落俗。在他主持下，晚会节目一个跟着一个，有条不紊地进行，绝无冷场，把这次联欢会的主题“知用心，雪梨情”high到最高点！

这次，曾泽平、危汉秋、杨镜波、杨育乾、王杰成、陈孝珊、陈智生、庄紫珍、罗玉纤、罗素莲、陈风英等全体“雪梨知用校友会”理监事以及旅澳校友同心协力、共同奋斗，接过南加州校友会前年在广州番禺举办“全球知用校友联欢会”的大旗，在澳洲的明珠——雪梨举办“第二届全球知用校友联欢大会”是一次绝对成功的大会！事前准备周到，分工细致，而那股热情更是成功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会上分派的小礼物，既实用又有纪念价值，如印有“知用心、雪梨情”绿色环保袋，拿到手的无不啧啧赞好。两天的联欢晚会，让以“知用心”串在一起的各地知用兄弟姐妹，得以在南半球的秋天里仍旧感到春天的暖和，闻到“雪梨情”的浓郁芳香！

十年前我曾到过澳洲，那时还没有校友会，我不知道这里有许多老同学，也没像这次那样见过那么多知用校友。因此，联欢会后，我不去游玩，特地留在雪梨，跟老同学、老朋友会面。除了多次同杨许发、陈律坤、李伟贤见面吃饭外；我也和邓蕙英、黄祖瑞，由美宝小姐驾车，上门探望我的老同班凌锦屏同学。她还是那么热情、那么乐观！我们刚下车，听到声音她便开门出来招呼，不管自己脚步蹒跚，没力。我想起她当年驰骋在篮球场上的飒爽英姿，不禁感叹岁月磨人。现在，她是虔诚的基督徒，三句不离本行，一见面便问我入教没有？她还要请我到外边吃饭，我想起她行走不很方便，不想打搅她，要她破费。况且我也有约在先，于是连声谢谢她。我说，大家离别了50多年，能见到你，比吃上一顿饭不知要高兴多少倍呢！她哈哈大笑。我也同彭美德通电话，并託一位朋友去接她同去参加校友联欢晚会。尽管多年不见，但我仍在她的笑声中，感觉到她学生时代的活泼和气质。可惜，没见到她妹妹彭美群，当时她可是个大美人啊！我提起我们班同学过年时到她家，向她妈妈“逗利是”的趣事，彭美德似乎记不起了。我想：老了！而我自己何尝不这样？

幸好，那老去的仅仅是年纪，而我们的那份知用情谊却是历久弥新，何曾老过？这次南游，更让我感受深刻！